

前言 旅途的开始

一个五月的温暖夜晚，午夜前后，我开车外出，去往特拉华湾一片空旷的海滩。海湾附近的凉亭暗暗的，没有人，唯一的光线是洒在海湾里满月的柔光，唯一的声音是海浪轻柔地拍上沙滩的簌簌声。鲎在满潮即将开始前出现在水中。它们的壳暗而斑驳，有些像餐盘那么大。这些史前动物是深海使者，是为了在沙里产卵而来。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的家在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我曾到家附近的小溪尽头去寻找前来产卵的鲎，它们从不缺席，每次出现都标志着严冬将去、春日将至。但远没有这么多，最多时我找到过6只还是8只鲎。特拉华湾是鲎在全世界最大的聚集地。数千只鲎毫不费力地顺着海水的流动来到这片沙滩上，然后在沙滩上挖出洞穴并钻进去。当潮汐逆转，它们会再次出现，滑进海水，而后消失。要是我更早或更晚一个小时到这里，可能就会错过它们了。

次日，更多野生动物聚集到特拉华湾的海滩上：成千上万只迁飞而至的鸕鹚类。它们即将完成一次鸟类的塞伦盖蒂大迁徙，这里是迁徙的鸕鹚在美国东海岸最大的聚集地之一。鸟儿只会在海滩停留短短

几周，所以多年来，鸟类学家们似乎并不知道它们要经过这里。鸻鹬类为了鲞的卵而来，遮天蔽日，成群结队，覆盖了沙滩。在这些鸻鹬类中，有几千只是赤褐色的红腹滨鹬（*Calidris canutus*）。它们沿着海岸争先恐后地进食，疯狂地攫取着鲞散布在各处的卵。这些饥肠辘辘的家伙从哪里来？每粒仅针头大小的微型鲞卵如何能够支撑它们抵达遥远的目的地？它们如此争分夺秒：到这以前已经飞越了 7 500 多英里^①，而两周后，还有 2 000 多英里仍将继续。

而这，只是它们征途的一半而已。每一年红腹滨鹬都会从地球的一端飞往另一端，然后返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跟随它们，去了解它们靠什么来完成如此长距离的旅程，它们沿途选择哪些地点停歇和背后的原因，以及鲞卵对它们的特殊意义。本书就是关于那段旅途的故事。我的旅程始于红腹滨鹬的越冬地——一片位于麦哲伦海峡、人迹罕至的沙滩。当它们开始向北飞去，我跟随它们，到过阿根廷拥挤的度假胜地，到过得克萨斯州的潟湖，到过南卡罗来纳州的狩猎保护区。为了看红腹滨鹬夏天筑巢的地点，我去了位于北极圈福克斯湾南安普敦岛上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营地，有很多饥饿的北极熊住在那里。繁殖季结束后，红腹滨鹬开启返回南美的漫长旅程，我看着它们起飞，从加拿大詹姆斯湾的沼泽边缘飞到浓雾里的明根群岛，再到科德角的一片低洼的海滩，那里邻近的水域正被越来越多的大白鲨光顾，最后抵达离我家不远的海湾。

这段旅程并不轻松。我陪着专注投入的生物学家和观鸟者们跟随

① 1 英里 = 1.61 公里。——本书中脚注均为译者注。

红腹滨鹬前行，每天在冰雪中穿行 10 到 12 英里。为了统计鹤鹬类的数量，我们曾在倾盆大雨中连续蹲守好几个小时。我们也曾隐藏在刮着海风的沙滩上，希望用网暂时捕捉它们以完成环志。红腹滨鹬的行踪难以捉摸。它们用脂肪存储能量，用羽毛保持温暖，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到达。我们也会飞行：从直升机上观察它们；在一艘装有无线电信号接收器的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听循声音寻找它们；在丛林飞行员的帮助下从一条结冰的由碎石铺成的狭窄跑道上起飞，在冻原上空跟随它们。我们乘坐过轮船、火车、木轮雪橇、越野车和全地形车，所到之处有的令人欣喜陶醉，有的令人毛骨悚然。我学着使用 12 号猎枪，却发现自己并不擅长射击。

不管是在逆向前行的飓风天，还是在蚊虫密集、短吻鳄栖居的沼泽里，红腹滨鹬都看起来舒适自如。虽然我家住在满是蚊子的湿地，但是在旅程中，我依然遭受了蚊虫的凶猛叮咬。鸟儿在那些地方大快朵颐。在每次长途飞行前，它们会吃掉很多小蛤蜊和鲑卵，让体重翻一倍。我尝过它们的食物，将其作为野外观察时的佐餐“小菜”，搭配野味、饼干和花生酱来吃，然而我的体重下降了。在穿越杳无人烟的荒远之地寻找红腹滨鹬时，我带了指南针、GPS 和无线电，用于记录路线。但鸟儿又有什么装备呢？行至旅程尾声，与出发时的心态相比，我对它们更加肃然起敬。

路线和我设想的不太一样。其中几处海滩上总是挤满了笑鸥和鹤鹬类，那些地方是全世界有名的禽流感高发地，我曾在那里遇到过一位由美国国土安全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在另一个州，我曾整整一上午都待在法庭里，而不是在海滩上。由于临时决定绕道预先标注好的路

线，我意外探寻到了一些之前很少为人关注、后来被证实很重要的地点，同行的科学家还发现了两处幼鸟的越冬地。这一发现的提出十分关键，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已经将红腹滨鹬 *rufa* 亚种列入《濒危物种法案》，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可能会更趋近灭绝的危险。沿着迁徙路线，我发现了原因。后来我了解到，鲨对人类而言就像它们对于红腹滨鹬那样重要。跟随着鲨，我到过南卡罗来纳州一处微微闪光的牡蛎沙滩，到过查尔斯顿的一家生物医学公司以及麻省总医院，只为弄清楚一种一年仅在海岸上出现一次的动物将如何影响我的生活以及背后的原因。

我跟随的红腹滨鹬，是这种鸟在全世界的六个亚种之一。红腹滨鹬 *rufa* 亚种是各亚种中最年轻的分支，却有着最长的迁徙路线。它们在途中有很多停歇地，每一处都是火地岛通往北极的阶梯上一个关键的台阶。如果只有几个补给处被破坏，整个飞行旅程还算勉强可以维系。而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停歇点已经受到了破坏，其中一些正在被修复并且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他地点正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红腹滨鹬 *rufa* 亚种的困境是所有红腹滨鹬和千千万万鹬鹬类的困境。要是我们失去了它们，那将意味着什么？

迁徙的鹬鹬类会告诉我们答案。在它们用飞行在地球两极之间划出一条弧线时，在灰斑鹬穿过无垠泥滩时发出的轻柔悦耳的召唤中，在滨鹬们沿着海岸急速腾空时，它们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它将会成为什么样以及可以是什么样。在一座潮汐拍岸的沼泽岛屿上，在一片月光笼罩的海滩上，在北极夏日寒冷而晴朗的天气里——在任何我们可以完全卸下生活重担的静谧之地，鸟儿在身旁，我们倾

听它们的诉说，思考着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要成为谁。沿着地球的子午线，我来到红腹滨鹬的众多家园，实地观察它们每天的生活，以及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狭窄的海边居住时，它们与人类的生活如何交织。一路下来所发生的故事颠覆了我的想法——关于枪，关于猎人和捕猎，关于人类和野生动物如何共享一片越发拥挤而且每分每秒都被重塑着的海岸，以及当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边界日渐模糊时，自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一直热爱科学启迪世界的众多精妙方式。科学使我得以洞悉鹬类生命和鲨鱼的生命历程，以及正在演变的海岸线，这当中富有美感而又条理清晰。科学可以建议方向，然而仅凭科学却不能修复我们已然破碎的世界。我们可以做出另一种选择。跟随红腹滨鹬，我遇见了很多忘我投入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地寻找红腹滨鹬，为保护它们在海边的家园而努力着：科学家、观鸟者（birder）和那些爱鸟但并不自称观鸟者的人们，以及高中生、研究生、青年生物学家，还有那些花了三四十年时间关注鹬类、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却依然在继续工作的人们。他们长期守护在红腹滨鹬的迁徙路线上，这条路线包含了至少 12 个国家，那些国家的人们至少说着 5 种语言，红腹滨鹬也因此有了许多不同的名字，在其中一个地方红腹滨鹬甚至没有专属的名字。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恢复一种数量骤然减少的鸟类曾经的兴盛。他们的工作扎根于科学，因爱而萌芽与生发。

在特拉华湾，我曾不止一次将飞越了半个地球的红腹滨鹬捧于手中。这种小鸟拥有敏锐的定位直觉，能够在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上找到食物最丰富的海滩；它以令人震撼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没

有间断的长距离飞行；它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孕育自己的下一代。我们人类的政治立场可能有差别，需求与愿望可能会冲突，价值观可能会不一样，但沿着海岸，红腹滨鹬把两块大陆上的人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跟随它们的迁徙路线，渐渐不再在乎我们的边界。每当我松开手，看着红腹滨鹬起飞，总是在心中祈祷它可以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地沿着路线，继续找到歇脚地和补给处。所以，放在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是，人类与野生动物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共享日益脆弱的海岸。从一块大陆的最南端到另一块大陆的最北端，在跨越了近 120° 纬度的旅程中，我思考着这个问题，同时开始领会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话：“所谓的南北半球实际上存在于你心中的赤道背后。”在那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眼前习以为常的景象背后所隐藏的事物。